

高水準的讀者文庫

・ 33 之 ・

屠格涅夫散文詩

屠格涅夫原著

正文書局印行

I 512.24
811(2)

屠格涅夫原著

屠格涅夫散文詩

正文書局印行

石印

年

■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再版

■書名：屠格涅夫散文詩

■著者：屠格涅夫

■譯者：胡宏述

■發行人：黃 閑 農

■發行所：正文書局

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223號之14
台北郵局第二四九七號信箱
郵政管理局戶5961電話781406

■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
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1707號

■屠格涅夫研究

屠格涅夫散文詩 目次

碧空的王國.....	一
我們仍然要戰鬥下去.....	三
瑪莎.....	五
在海上.....	七
鴿子.....	一〇
玫瑰.....	一三
對於一個烏拉斯基女郎的回憶.....	一六
布施.....	一八
自然.....	二一
對話.....	二三
絞死他.....	二六

榮葵·····	二九
世界的末日·····	三一
利己主義者·····	三四
狗·····	三六
我的敵人·····	三八
傻子·····	四〇
兩個富有者·····	四三
僧侶·····	四四
東方的傳奇·····	四五
老人·····	四八
一個訪問·····	四九
兩個弟兄·····	五一
兩節詩句·····	五四
小麻雀·····	五九

骷髏·····	六一
某人·····	六二
基督·····	六三
岩石·····	六五
朋友和敵人·····	六六
山林的女神們·····	六八
神祇的宴會·····	七一
獅身人面像·····	七二
多麼嬌美，多麼鮮麗，這些玫瑰·····	七四
最後的見面·····	七六
明天！明天！·····	七八
乞丐·····	七九
停留住·····	八〇
探訪員·····	八二

碧空的王國

啊！碧空的王國！光和色的王國啊！青春和快樂的王國啊！我在夢中都看到您，我們是在一起。我們幾個人，在一個裝飾得華美的小舟裏，那像天鵝胸似的白帆，張滿在臨風招展的旌旗的下面。

我不知道那些人和我在一起？但在我整個的靈魂中，我感覺到他們是和我一樣年輕，快活和有運氣！

但是我實在沒有注意他們。我看着那四圍無邊際的藍海，翻着金鱗，而在頭上，也是無邊的藍海，在這上面，似乎那快樂而得意的太陽在運行着。

我們之中，時時刻刻發出了笑聲，響亮而且歡悅有好羣仙的喧笑聲。

暮然間，不知從那個人的口裏流露出了話語，和有活力而神聖靈妙的歌聲……好像天空對他們也用一種歡快的聲音相回應，而且海也作和諧的顫動……然後一種幸福的恬靜又跟蹤而來了。

輕輕地划過那柔波，我們的小舟快捷地向前划行。沒有風驅使它；僅用我們自己輕快而

跳動的心指引着它，它任着我們的意飄浮，一如有生命東西似的順從。

我們達到了島上，那蠱惑人的島嶼，是半透明體，輝映着各種光彩的寶石，有些是紫晶，有些是碧玉，迷人而芬芳的味道從圓的島嶼上浮起；其中一些島洒向我們以一些玫瑰花瓣的雨點和百合花的落英；旁的幾個島上，羣鳥飛起，展着天虹色的羽翼。

鳥兒們在我們上面繞圈飛；那百合花和玫瑰，就融化於那流動在我們光滑的船舷旁的真珠似的泡沫裏。

而且，隨着花和鳥，一種聲音傳播給我們，歌兒好似蜜也似的甜蜜……彷彿覺得那裏面有女人的聲息……在我們四周，有天，有海，和揚起的帆，還有櫓端那汨汨的水聲，——一切都在述說着愛，快樂的愛情！

並且她，爲我們每個人喜愛的——她就在那裏，……隱約地看不清，一會兒，看哪，她的眸光將照耀於你，她的微笑將開向你，……她的手將要握住你的，領你到一個永遠不會消滅的快樂土地。

啊，碧空的王國！在夢中我都看到你。

我們仍然要戰鬥下去

是怎樣一點小的事情，可以常常轉變一個人整個的生命呀！

有一天，我充滿了憂鬱的思想，沿着一條大路走。

我的心被一種陰沉的恐懼所壓抑着；我陷於沮喪的情感裏，我抬起了我的頭，……在我前邊，在兩行高大柏林的中間，那條路好像箭一般地放射到遠方去。

越過這條路，在我前面有十幾步遠的地方，當夏天的昏沉沉的太陽的金光下，有一羣麻雀在一個個地跳着，跳的很乖巧，滑稽而神氣自得！

它們之中有一個，特別用了絕大的氣力沿着道旁躍蹦着，突出了它的胸膛在傲然地鳴叫，好像是說它不怕任何人！它實在是個勇敢的小戰士！

而在同時，在高高的頭上的天空裏，盤旋翱翔着一隻蒼鷹，勢必要吞吃了這位小戰士。我看到這個，笑了，自己抖擻了一下，那種悲哀的念頭即刻飛走了；我重新覺悟到生命的剛毅，勇敢和火熱。

讓它也同樣盤旋在我的頭上吧，我的鷹呵……

我們仍然要戰鬥下去，一切都算不了什麼！

一八七八年十一月。

瑪莎

好多年前，我住在彼得堡的日子，每次當我雇用一輛雪車的時候，我慣於和車伕聊天。我特別樂於和晚上的車伕聊天，那些來自四鄉的可憐的農夫們，帶着他們那牠黃色塗過的雪車和可憐的小馬，來到都市裏，希望賺些飯吃和主人的租金。

這一天我又雇了這樣一輛雪車，他是一個年約，剛滿二十的，有藍色眼睛和紅面頰的魁梧英俊的青年；他的頭髮打着小卷被蓋在那齷齪、小而破的帽子下，帽子被拉到他的眼睛上了，那件破損的外衣是好何緊緊箍着他那粗大的肩膀呵。

但是這個生着俊秀而無鬚的臉孔的車伕，看起來有些意志沮喪而消沉。

我開始和他談話了，他的語音果然有一種難過的聲調。

「什麼事，老兄？」我問他：「爲什麼你不歡喜？你有一些不好意思的事情嗎？」

在一分鐘內這孩子並沒有回答我，「是的，先生，我有！」他最後說道：「這樣一件難過的事情，沒有比這事情更糟糕了，我的老婆死了。」

「先生，我很愛她，自她死後已有八個月的光景了……但是我不會忘掉的，我的心在咬

囑着我……真的是這樣呢！她爲什麼會死哩？一個年輕力壯的人！……一天的虎烈拉病就攫走了她的生命。」

「她待你也好嗎？」

「啊，先生！」這個可憐的人深深地歎了口氣，「我們在一起過的是多麼快樂啊！她死時我沒有在身旁！我剛一聽到這消息，他們已將她埋葬了，你知道：我急忙地跑回家鄉——我到了那裏——天已是半夜了，我走進了我的小屋，靜靜地站在屋子的當中，我輕聲地嚙齧起來，「瑪莎！唉，瑪莎！」除了蟋蟀的哀吟便沒有旁的回聲，我哭了，坐在小屋的地板上，用我的拳頭打着地！「貪饞的地呀！」我說……『你已把她吞下去了……也吞下我去吧！——啊！瑪莎！』」

「瑪莎！」他突然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，卻沒有停止了控制嚙勒，他用袖管揩着眼，淚揮動着衣袖，抖擻了一下肩膀，便不再說另外一句話了。

當我下了雪車，我多給了他一些車費。他深深地向我鞠了個躬，雙手抓着他的帽子，趕着車徐步地踱過積雪的荒涼街道，街道上充滿了蒼色的霧氛。

一八七八年四月。

在海上

我坐在一個小艇上從漢堡到倫敦去，我們一共是兩個客人；我和一個牡猴子，牠是由一個漢堡商人當一件禮物般送給一位英國股東的。

牠被一條輕輕的鐵鍊子繫着連到甲板的一個坐位上，牠不安地移動着而且發出尖銳的哀鳴像鳥聲似的。

每次當我走過牠身邊時牠那小而黑的冰冷地手，從牠那略帶悲傷而有人性的眼裏放射出求助的眼光。我握住了牠的手，牠停止了哀鳴却仍不安地轉動着。

這裏是一陣死沉沉的平靜。

大海伸張在四面八方像一幅不動彈的鉛色紙面，它像是窄狹而小；有濃重的霧氣懸在它之上，桅桿的頂端隱匿在雲層裏，由於霧氣的朦朧，人們的眼睛也爲之昏迷，疲憊了，在這暗淡迷朦中，太陽懸掛着一點紅暈；但臨近傍晚的時候，它却閃耀着奇怪而神秘的蒼白光芒。

那長而直的疊摺像絲織品的皺紋，一個挨一個地經過這船頭，它們愈波動愈寬，忽縮忽

張，終於又顫瑟地消踪匿迹了，泡沫又湧起來，被令人厭惡的機輪聲所攪動，好像乳樣的白色，它帶着一種潺潺的聲音，擊碎成蜿蜒曲折的漩渦了，然後又融合了起來，又消滅了，被霧所吞噬了。

歷久而悲傷的聲音在船尾的小鐘一如猿猴的哀鳴。

時時刻刻，一個海豚浮湧出來，又忽然間一滾而消滅在風平波靜的水面下了。

有一個黧黑面孔的船長，樣子沉靜而陰鬱，咬着一個短烟袋在抽菸，又氣吁吁地將煙爐敲落在暗澹平靜的大海裏。

對於我所有的詢問，他僅漫不經心的支吾了一聲，我不得不湊近我那唯一的伴侶，猴子跟前。

我坐在牠的身旁：牠停止了叫聲，又向我伸出了牠的手。

帶着昏沉正睡的濕氣地濃霧，壓緊了我們；我們沉於同樣不知不覺的迷夢中，我們好像兄妹也似的偎依地坐着。

我微笑了……於是我生了另一種的感覺。

我們是一個母親的孩子呵！那可憐的小動物如同對於一個兄弟似的，是這樣地舒貼誠心

地，使我感到欣慰了。

一八七九年十一月。

鴿子

我站在一個斜山的頂上；在我前面，展着一片成熟的小麥，有好一片光煥變動的金銀色的大海。

但是沒有一點波浪從海上浮起；在窒悶的空氣裏也沒有風的吹動；是暴風雨將來臨了。

在我的跟前，太陽仍然用一種黯淡的光暉照耀着，但在距離小麥田的遠處，並不太遠的地方，那暗綠色的雨雲堆擁着，是一團可怕的雨雲蓋住了地平線的一半。

一切都沉靜下來……在那最後毒恨的陽光之下，一切都變得沒精打彩了，沒有一隻鳥兒的音容，甚至連麻雀們也匿藏起來了，只有在近旁處一個大的牛蒡的葉，在不停地搖曳而低訴着。

籬笆上艾草的味道是多麼強烈喲！我凝望着那深蒼色的雲塊，……有一種茫然的不安充塞了我的心。然後很快很快地來到的，是我的思想，「突然閃過了一道金蛇，又是一陣滾動的雷鳴！不祥的雨雲，趕快運行吧，使大雨驟降；來掃除這猶豫未決的苦悶吧！」

但是雨雲不動彈了，它又好先前般的停頓，一種令人窒息的重量，壓住了闐然的大地：

……好像越來越漲大而濃黑了。

看哪，在它的死而暗淡的藍色上，有些東西在滑動奔馳，像一條白手巾或者一掬白雪似的，那是一隻白鴿從村莊的那方飛來。

它一直地飛着飛着，……投身到林裏去，過了一回兒，——空間仍然是一樣殘酷的沉默，……但是，看呀，兩條手巾在空中閃耀，兩掬白雪飄盪回來，兩隻白鴿平穩地翱翔着飛回到回家的路上去。

最後，暴風雨是爆裂了，騷亂開始了！

我難以回家，風在怒號，它狂亂地吹向這裏又吹向那裏；在它前面有一縷低沉的紅雲在飛逝，它好像被扯得粉碎；每件東西都在混濛中翻滾，鞭擊般的雨傾注着狂暴的急流向直挺的樹幹上打去，電閃着令人眼花繚亂的青光，突然間，一聲霹靂的沉雷好似大砲彈般的爆炸開了，空氣充溢着硫黃似的氣味……

但是在低垂的屋頂下，在屋背的窗櫺上，並棲着一双白鴿，有一個是跟着配偶而飛，它帶回來了那從災難中救出來了的配偶。

它們棲息着豎起了羽毛，双方都感到對方的翅子是偎靠着自己的翅子。